

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二

獸部四 獼猴 果然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

獼猴一

毛詩草蟲經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衛在威獼獼獼駿捷也其鳴嗷嗷而悲本本草釋名曰

白虎通云猴侯也見人設食伏機則憑高四望善於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謂之沐而後人訛沐為母又訛

母為獼愈訛愈失矣說文云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愁胡故曰胡孫莊子謂之狙養馬者

廐中畜之能辟馬病俗亦稱馬留梵書謂之摩斯咤 本草集解曰猴狀似人而頗陷有嗷音數藏腹無脾以

行消食尻無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豎行聲嗚嗚若歎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於澗其性躁動害物畜之

者使坐杖上鞭培旬月乃馴也其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鬚者康也似猴而大者獼也大而尾

長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狄也似狄而大者果然也似狄而小者蒙頌也似狄而善躍越者獼也似

猴而長臂者獲也似獲而金尾者狻也似狻而大能食獲猴者獨也原抱朴子玉策記山申日稱人君

猴也猴壽八百歲增又曰獼猴八百歲變為猿又五百歲變為獲又一千歲變為蟾蜍 元康地記曰獲與

獼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 瓜哇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膏膏之聲則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二猴先至土人

謂之猴王猴夫人食畢羣猴食其餘 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原爾雅曰累猴似猴南海人

名為累猴也獲似犬母猴也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也狎獲父善顧雖印鼻而長尾雌似獼猴而大蒼黑色

於人也 又曰蒙頌似猴而小紫黑色可畜以捕鼠勝貓如豹而形似獼猴多鬚奮迅其頭能舉石以摘

牝故又名獲父亦曰獼獲善攝人婦女為偶生子又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猓大如驢狀如猴善緣木純牝無

牝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獲類而牝牡相反者 獲名曰猿獲又名馬化 康按郭璞云建平山中

有之大如狗狀如猴黃黑色西山經云崇吾之山有獸焉狀如禺長臂善投石名曰舉父即此也原說文曰

穀反火屋類犬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食母猴增獨似獲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諺曰獨一鳴而猿散或云即

獸部 獼猴

黃腰也 狨狀大小類狻長尾作金色俗名金線狨輕捷善緣木甚愛其尾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即自齧其尾也宋時文武三品以上許用狨座以其皮爲褥也 狨毛柔長如絨可以藉可以緝故謂之狨而狨字亦從柔也或云生於西戎故從戎也狨古文作獲象形今呼長毛狗爲狨取此象 狨狨說文作鼯鼯乃蝮蝮之屬黑身白腰如帶手有長毛白色似握版之狀蜀地志云狨狨似猴而甚捷在樹上欵然騰躍如飛鳥也 原劉欣期廣州記曰猯母似猿無尾見人若慙屈頸叩頭打殺得風還活 詳 增莊子曰今取猿狙而衣周公之服彼必齧鬣挽裂盡去而後慊 原楚辭曰獼猴兮能羆慕類兮似悲 增西京賦曰杪木末獲狨狨 郭璞江賦曰迅雖臨虛以騁巧孤獲登危而雍容

獼猴二

增莊子曰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趣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 列子曰宋有狙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原韓子曰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曰寡人不能觀也 增淮南子曰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皆據地而吐之此爲未始知味者也 原漢書曰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羽曰吾聞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乃燒宮室都彭城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長信少府檀長卿爲沐猴與狗鬪蓋寬饒奏免之 增抱朴子曰滕永叔常畜一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後百許日有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後記曰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姙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恰甚可愛笑語如人 南史曰魚弘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 天監起居注曰林邑王范績乞內附爲臣兼獻白猴一頭 汀州志曰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

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近鄰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 野人閒話曰蜀中有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廡胡孫絕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奏千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廡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內臣因問其教之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耳 湘山野錄曰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理寺錄凶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狙事罪止於流

獼猴三

原抱梁

升木表淑排諧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圖身失所羈勒人問馴服制惟意所牽登檻而遊抱梁也而眠拾控遺餘恣口所便毛詩曰無教猷升木毛萇注曰孫援屬也孫炎注爾雅曰孫母猴也

丹脣

赤足下江乘地記並詳復騎牛 服鼠韻魏晉世語曰司馬宜王府乞兒乘小車一何太守書君明公之子小有文彩故守吏職獨猴乘土牛一何違眾實悅服王充論衡曰蚊蟲之力不如牛 蟲質馬牛馬困於蚊蟲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大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瓜不利也

獸身

其獼猴乎雖人之所以貴也以其禮節也人之無禮謂孫供奉尾君子幕府燕錄唐昭宗捕獲隨起居昭宗賜以餅飽號孫供奉擊逐被殺清吳錄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前跳躍奉擊遂衣以排優服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猿父

王孫嘉祐雜志猴部頭猿父一名狙一名王孫以排優服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孫哀鳴

不食徑於厨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中庭候猴食之有所伺進巡焉果來搏肉胡孫兩手擠擊其翅蓋膾食體眾見之甚為快意神仙傳有人種戴頂上往中庭候猴食之有所伺進巡焉果來搏肉胡孫兩手擠擊其翅蓋膾食體見羣猴便大喚語之曰已白介君教莫侵食黍此人明

一絕曰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使滿山如拳若欬崇安志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為鮓噉羹異物

迎觀羣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方人以獼猴頭為鮓

臨海異物志安家夷好噉猴頭羹諺言人能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

獼猴四

詩唐杜甫從人覓小胡孫詩曰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欬為寄小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

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

宋梅堯臣詩曰嘗聞養驥驥辟意繫獼猴供奉新教藝將軍舊病偷聊看綠柱

杪尚想傍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試為求

蘇轍山胡孫詩曰山胡擁蒼翠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

獸部

獼猴 果然

草物狀曰果然獸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弓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縫相連作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
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後犬面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
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
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温煖 國史補曰果然後屬類有鬚鬚黑性好理鬚又愛其類生相序死相赴取一果
然數十果然可得蓋聚族而啼殺之不去 夷堅續志曰果然似獾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中者
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之獸矣 果然九真土人號曰歌然 本草釋名曰大者為然為禺小
者為狄 或作為雌 或作為 南人名仙猴俗作猓猓 本草集解曰爾雅雌仰鼻而長尾即此也毛采斑爛尾末有
岐兩則以岐塞鼻古者畫雌為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 或言猶豫之猶即狄也其性多疑見人則登樹上
下不一甚至奔觸破頭折脛故人以比心疑不決者而俗呼駭愚為癡獾也 段氏遊蜀記曰戎人進果然褥
卓褐碧三色相間

果然二

原賦 魏鍾毓果然賦曰果然似猴象後黑頰青身肉非嘉餽唯皮為珍

原啟 梁張纘謝皇太子賚果然褥啟曰伏以狐裘熊席徒負舊名黑豹青猓未能適體嚴冰在節朔飈結宇吹
綸愧煖挾纘慙温但勤非伏寢恩重夜覆道媿經明坐叨重席仰榮俯媿進退在顏

猩猩一

原 山海經曰有獸人面名曰狌狌 又曰猩猩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 禮記

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孫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美食其載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

知禮也 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 淮南子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 歸終 蜀志曰封

溪縣有獸曰猩猩體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人以酒取之猩猩覺初暫嘗之得其味

甘而飲之終見羈纓也 裴炎序曰阮濟曾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間嘗有數百為羣里人以酒并糟

呼名云奴欲殺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展則知設者祖先姓字及
遂置盤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乘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遺之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

升果足其數若加之糞括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

原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 廣志曰猩猩

似狢聲如小兒啼不聞其言出交阯封溪縣 括地圖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也 南方草物狀曰猩猩

之獸生在野狀如狢子民人捕取交阯武平與古有之 增水經注曰猩猩後形人面頗容端正善與人音聲

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 逸書曰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 本草釋

名曰猩猩能言而知來猶惺惺也 羅願爾雅翼曰古之說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說猩猩者與狢狢不

相遠云如婦人被髮袒足無膝羣行遇人則手掩其形謂之野人 據羅說則似乎後世所謂野女野婆者也 唐蒙博物志曰日南

有野女羣行覓夫其狀白色偏體無衣襦 周密齊東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推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

媪也羣雌無牡上下山谷如飛狢自腰已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

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符篆也 合二說與羅氏說觀之則野女似即猩猩矣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治鳥腋下 獨異志曰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有靈

開囊放之狢狢悲啼而去 雲嶠類要曰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

所載不同

猩猩二

增詩宋黃庭堅詩曰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 又曰枕椰葉暗檳榔紅朋友相呼墮酒中

原晉郭璞猩猩贊曰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識物情

增銘唐裴炎猩猩銘曰爾形惟狢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

狢狢一

增本草釋名曰爾雅作狢說文作獮從昌從臼從內象形許慎云北人呼為土螻 方輿志曰狢狢西蜀及處

州山中亦有之呼為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去皮閩中沙縣幼山亦有之呼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魃也 鄧

顯明南康記曰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開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食之 羽獵賦曰

躡噪陽 張衡元圖曰臯羊喜獲先笑後愁 吳都賦曰嚮嚮笑而被格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州靡國獻獮

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嶺南人食而諱之謂為家鹿原說文曰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凡鼠屬皆

從鼠鼯鼠出胡地可作裘鼯五伎鼠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

能先人原又曰鼯鼠伯勞之所化也鼯鼠令鼠也原今玉篇作鼯鼠也原本草曰鼯鼠世中一名隱鼠形如鼠

而無尾黑色長鼻原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全故得諸名原隱鼠陰穿地中而行見日月光則死原田鼠

類鼠而肥多膏旱歲為田害原鼯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原月

令季春田鼠化為鴛鴦夏小正八月鴛鴦為鼠是二物文化如鷹鳩然也原莊子曰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原廣志

曰白猿長尾白腹善緣登若家鼠小異者鼯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天鼠以皮為裘今常名

其裘為天鹿裘黃鼠在田野間為羣害穀麥善走凡狗不得惟鼠狼能得之原黃鼠晴暖則出坐穴口見人

則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竄入穴即詩所謂相鼠有體韓文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謂之鼯鼠遼人呼為

貌狸或以貌狸為竹鼯狸獾者非亦名令邦原黃鼠狀類大鼠黃色而足短善走極肥穴居有土窖如牀榻之

狀者則牝牡所居之處秋時畜豆粟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為小窖別而貯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極肥美

如豚子而脆皮可為裘領遼金元時以羊乳飼之以供上膳以為珍饈千里贈遺最畏鼠狼能入穴銜出也北

地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鼯鼠抱朴子言南海白鼠毛可為布也百感錄云西北有獸頭黃

鼠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音輒逃匿不可卒得土人呼為瞎撞亦黃鼠類也原宣大間產黃鼠土人珍之

凡捕之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原毛詩曰相鼠刺無禮

也衛文公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原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詩義疏曰樊光謂即爾雅鼯鼠也許慎云鼯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雀鼠其形大故序云石鼠也魏今河東河北縣

也詩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今大鼠又不食禾苗本草又謂螻蛄為石鼠亦五伎古今方士名蟲鳥物異名同

故記也原鼯鼠居土穴樹孔中形大於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與鼯鼠俱為田害鼯小居田而鼯大居山

也范成大云賓州鼯鼠專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乾之入藥名鼯鼠肚原碩大也似鼠而大也關西方音轉鼯

爲鼯訛鼯爲雀蜀人謂之鼯鼠取其毛作筆俊亦大也 **原**山海經曰丹熏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兔首麋

耳其音如嗥犬以其尾飛名曰耳鼠可禦百毒 **增**按許慎說文云鼯飛且乳之鳥也故字從鳥又名飛生從

鼠以似形也此物肉翅連尾飛不能上易至礪墜故謂之鼯俗謂痴物爲鼯義取乎此亦名鼯鼠與螻蛄同名

關西山中甚有毛極密俱向下飛人捕取皮爲暖帽 按郭氏注爾雅云鼯鼠脚短爪長尾長三尺許飛而

乳子子即隨母後性喜夜鳴山海經云耳鼠即此也其形翅連四足及尾與蝠同故曰以尾飛生嶺南者好食

龍眼人取其皮毛與產婦臨蓐時持之令兒易生 **原**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礪鼠在

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長可八尺可以爲蓐卧之可以却寒其皮可

以蒙鼓其聲千里有美尾可來鼠 此尾所在鼠輒入此聚 東晉發蒙記曰西域有火鼠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增**神

異經曰南方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

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出外而色白以水沃之即死織其毛以爲布名火浣布

原南康記曰南康英山石室號金堂內金色有金鼠時見 魚豢魏畧曰大秦國出辟鼠 **增**土撥鼠生

西番山澤間穴土爲窠形如獺土人掘取食之魏志云大秦國辟毒鼠似近此也 按唐書有鼯鼠 音駝鼠鼯

鼯言其肥也唐韻作鼯 音僕 鼯俗訛爲土撥耳蒙古人名荅刺不花皮可爲裘甚暖濕不能透 **原**晉太康地記

曰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鼠尾短形如家鼠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爲牝牡 **增**郭璞曰其鳥爲鷓

其鼠爲鼯 **原**梁州記曰智水北智鄉山有仙人唐公房祠有一碑廟北有大坑碑云是其舊宅處公房舉宅

登仙故爲坑焉山有易腸鼠一月三吐易其腸東廣徵所謂唐鼠者也 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雞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梅一月三吐腸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竹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縣 **增**竹鼠嶺南所珍其狀類松鼠大如兔亦曰竹鼯重可

二三十斤此鼠食筍故腴美得之最艱 竹鼯亦名竹狔鼯狀其肥狔言其美也 燕山錄曰養羊以鼯煮釐以

蚊物性相感也 本草集解曰鼠類頗繁爾雅說文所載後世不能悉知 鼯鼠皆無及証後世所知者二書

或未盡載可見格物無窮也 鼯 音駝 孫愔云小鼠也相銜而行 按泰記及草木子皆載羣鼠數萬相銜而行以爲鼠妖者即此也 鼯

音幼 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鼯鼠今契丹交河北地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

精 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 鼯鼠今契丹交河北地有跳兔頭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僅寸許後

足近尺尾亦長其端有毛一跳數尺止即蹙仆此即蹙鼠也詳北 鼯狀似鼠而身長尾大黃色帶赤其氣極

臊臭許慎所謂似貉而大色黃而赤者是也其毫與尾可作筆嚴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栗尾者是也 按

廣雅鼠狼即鼯也一名鼯音鼠一名地猴江南呼為鼯其色黃赤如柚故名此物健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

虺莊子所謂卑身而伏以候赦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者是也 鼯鼠極細卒不可見食人及牛馬等皮膚成

瘡至死不覺故亦曰甘口鼠爾雅云有螫毒左傳云食郊牛角者即此物也 **原**劉敬叔異苑曰西域有鼠王

國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鼠頭悉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鼯人衣裳世得沙

門咒願便獲無他衆僧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晉**酉陽雜俎曰舊說鼠

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溺一滴成一鼠時有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甚美

按晉書云宣城郡出驢鼠大如牛形似鼠庫脚類象而驢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鈍金樓子云晉

寧縣境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偃牛時出山遊毛落田間悉成小鼠苗稼盡耗梁書云倭國有山鼠如牛又

有大蛇能吞之又爾雅云鼯身似鼠而馬蹄長鬣而賊一歲千斤秦人謂之小驢者即此物也 錄異記曰鼯

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田中振落

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鼯鼠者治其皮為帶頗能滋緻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

寶之 **原**抱朴子內篇曰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

及千里外事也 鄭氏淵中記曰百歲之鼠化為蝙蝠 方言曰蝙蝠自關而東謂之飛鼠或謂

老鼠或謂之仙鼠自關而西秦隴之間謂蝙蝠北燕謂之螟蠹 淮南子萬畢術曰狐目狸腦鼠去於其穴被

髮向北呪殺巫鼠 又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晉**段成式曰鼠食鹽而

身輕食砒而即死 又曰鼠膽在頭活取則有 **原**地鏡圖曰黃金之見為火及白鼠 **晉**錄異記曰白鼠身

毛皎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也 **原**百怪書曰鼠昨人衣領有福至吉 **晉**續雜俎曰鼠蓋上服有喜凡蓋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原**京房易

飛候曰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風角要占曰長吏官厭盜賊法以生鼠九枚置籠中埋於

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 雜五行書曰停部取停部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
四角鼠不食蠶塗倉而鼠不食稻以塞垣百日鼠種絕 ○瑣碎錄曰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朝野僉

戴曰嶺南獠氏好爲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嘯嘯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作聲
故曰蜜唧 雲南志曰廣南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醢鼠捕飛蟲噉之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 莊子曰百鳥高飛以避矰弋之患鼯鼠深穴於神丘之下以避薰鑿之患 ○尸子
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樞 說文山如 堂者密 ○賈誼書云鄙諺曰欲拔鼠而忌器此善喻也近器尚憚况貴

大臣之近於帝王乎

鼠二

○左傳曰齊侯將爲臧純田純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伐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乃弗與田 晏子春秋曰景公問晏子治國何患對
曰社鼠者不可薰不可灌君之左右出賣寒熱入則比周此之謂社鼠也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

謂惠子曰莊子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
鴣發南海飛至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
以梁國嚇我耶 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其上而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

中而笑焉墮腐鼠而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滅
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 史記曰李斯少時爲鄉中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人犬數驚之入倉見鼠食積

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乃歎曰人賢不肖如鼠在所自處耳 又曰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外湯
爲兒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掘遂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 謂傳囚也爰易也 此書易驗也 訊鞠論報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 漢書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訟延壽
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磔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入所謂鼠不容

穴坐衙窶數也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羝羊生乳乃歸武至海上廩食不至

鼠

乃掘野鼠草實而食之

增搜神記曰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

上為巢桐柏為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失數升

原寶氏家傳曰寶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

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燬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鼯鼠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

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魏志**曰公子倉舒早惠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罪

冲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太祖問之冲對曰鼠齧衣不吉是以憂戚太祖曰無所苦也俄而庫吏

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詳諸** 又臧洪傳曰洪為袁紹所圍糧乏乃掘

鼠而食 **增**酉陽雜俎曰王肅以銅為逐鼠丸晝夜自轉 **原**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

衣冠出廳事語曰爾某日當死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復更出日適中鼠

曰周南汝不應死我復何道遂顛蹶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 **秦州記**曰乞伏虜乾歸未移袍罕金城見

鼠有數萬頭將諸小鼠各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悉至袍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晉陽秋**曰大興

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增**晉書曰郭

璞過江宣城太守殷浩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類象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

浩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得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兔并精見二午

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遂去不復見郡紀綱上

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郝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淳于智善**

屨勝劉柔夜卧鼠齧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作田字使露手卧明

旦有大鼠伏死於前 **原**幽明錄曰吳北寺終祚道人卧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必當死終祚呼奴令

買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戶必死須更犬至果然終祚乃下聲語其奴曰明市顧十擔水來鼠已逆

知之云止欲水澆取我我穴周流無所不至竟日澆灌了無所獲密令奴更借三十餘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

何時處在屋上奴名周鼠云阿周盜二十萬錢叛後試開庫實如所言也奴亦叛去終祚當為商賈閉其戶而

謂鼠曰汝欲我富耳今遠行動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時桓靈寶在南州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錢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室猶閉一無所失怪亦絕遂大富 述異記曰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鐵善卜宣射得一白鼠置函中乃名鐵使卜函中何物謂中者當厚賞否即加重罰鐵兆成笑曰具已知矣公曰狀之鐵曰兇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鐵言即賜錢一萬 ○金樓子曰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 南史曰東昏侯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 談數曰北齊蕭悉達服帶為鼠齧楊遵彥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官鼠後齧其鞞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事 北齊書曰李曉字仁略釋褐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噬遂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 孔帖曰黃君漢為李密守柏崔義元見羣鼠渡河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舊唐書曰虜賓國武德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大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即嗅而尿之瘡即愈 五行志曰龍朔元年涪州貓鼠同處 又曰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齧數百鼠反齧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孔帖曰李林甫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一大鼠躍出化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而卒 廣異記曰御史中丞畢杭為魏州刺史陷於祿山賊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枚游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羣小人白服而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作冢葬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杭一門遇害 河東記曰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當為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佃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 宣室志曰寶應中有李氏家於洛陽不畜狸者三世忽一日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無一傷者 又曰唐緡大曆中嘗將入朝其前榻囊中忽有一鼠長尺餘躍出公大懼後數日緡緡雲守 唐書曰路敬潛為遂安令到官有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仗而號敬潛

不爲懼久之遷衛令 又曰王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白質歸命天之兆
及戰乃孝傑覆焉 闕史曰許昌郟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束帶已畢左手引鞞未及陷足
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驚叱之略無懼意已擲鞞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墜於鞞中 聞
奇錄曰進士李昭嘏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
其題處乃昭嘏之卷令遷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嘏來春及第主
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酉陽雜俎曰田在實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
端聚葉似鷓鴣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纒若阜莢子自猶未開啾啾有聲 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
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斲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
劫鼠倉飢民皆出求食濟活甚衆 洞微志曰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褚昌及見之
如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贊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莊周之蜜已空孔緒之車何適仁得問孔緒之車出何書乃
厲聲呼仁得祖父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葆光錄曰陳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綠其樹或上或
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稽神錄曰建康人方食
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僻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槩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即
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無何其人卒 又曰太廟齋郎盧嵩所居釜鳴竈下
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又
曰龍武統軍柴再用嘗在廳事憑几獨坐忽有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
皆不至即自起逐之鼠乃去而廳屋梁折所坐牀几盡壓碎再用後爲盧鄂宣三鎮節度使卒 又曰蘇長史
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褐衣來謁蘇
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而沒即掘其處獲鼠三十餘頭皆殺
之宅不復凶矣 又曰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既出戶忽聞堂西階
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

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貓名白老
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宋高僧傳曰釋善無畏至烏菟國有白鼠馴擾日獻金錢 宋
史曰神宗生於濮王宮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遼史國語解曰地拍田鼠名正旦日上於窗間擲米團得隻數
為不利則燒地拍鼠以攘之 元五行志曰至正二十年慶陽延安寧安等州野鼠食稼初由鶉卵化生既成
牝牡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 明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梁上二鼠相鬪忽墜為二老翁
長可五六寸對坐劇飲聲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勸酬其歌詞云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
都被紅輪誤又云去去去去此間不是留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儂養男女酒既闌乃合為一大鼠
向士人作拱揖狀而去

鼠三

原食火 飲泉 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注曰狀如小狐食煙火能從高赴下不能
精舍燒香燃燈續明日月不絕鼠街姓燒 沈懷遠南越志鼠似鼯鼠常洞地穴飲泉室竹
城郡有應鼠大如牛形似鼠象脚脚有三甲皆如驢蹄身赤色背前上白 盜肉 捧珠 上詳鼠二史記
異物志曰鼠母頭脚似鼠毛卷口銳大如水牛而畏狗水田時有外災起於鼠 盜肉 捧珠 上詳鼠二史記

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往南壑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林角狀懸而不犯每以
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反故居鼠曰晉太康中會稽郡城 背倉 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腦毛
無骨 上詳鼠一毛詩 干寶搜神記曰晉太康中會稽郡城 背倉 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腦毛
黃 上蒼文腹下 爪長 尾短 鼠雅曰鼠成者有肉而無骨 腹白 背倉 如小狐似蝙蝠肉足短尾頭腦毛

鳥在樹木上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 尾飛 背騰 上詳鼠一山海經 肉萬斤 壽三百 上神異經
鳥雖細困於安寢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 尾飛 背騰 上詳鼠一山海經 肉萬斤 壽三百 上神異經
一鼠 見東宮 獲北苑 永興三年春於北苑獲白鼠尋死剖之腹中三子盡白 穿墻 發機 牙何以穿我

不為鼯鼠發機 貓食 犬捕 鼠大端迎貓為其食田 畏人 聞論 詩序碩鼠刺貪也刺其君蠶食於民禽而
論者 正月出 季春化 大戴禮曰正月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 見芳林 養會稽 齊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
者鼠千頭呼之即來遺之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 見芳林 養會稽 齊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

即去時人謂之稻仙也 月令云季春之月田鼠化為鴽 見芳林 養會稽 齊武時白鼠見芳林園中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燒尾者播大懸 盜米 蠶衣 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

視之有米在焉許通別傳曰通小名映有鼠蓋映衣乃作符名鼠畢至中庭映曰蓄衣者留不盡衣者去羣鼠並去推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書符銘刀廣陵可者均
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曰人以衣襖換酒收藏不謹鼠蠶其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頃年記
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書此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首從得蘇賦自隨毒之野人暴刃不受遺余
長不獨尺劍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首從得蘇賦自隨毒之野人暴刃不受遺余
於垣侵堂及室跳牀幕終夕宰宰叱呵不去咬蓋粟棗擬孟既在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騾野家為兩門與玉
窘則旁出輕趨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皆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書出羣鼠相視唯野於端門與玉
雜居貓見不盡又乳於家但於永氏謂世皆然腰耳目不藥水致前於穴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
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論是亦何勞走
穴入角乳帖黃巢撤關成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入牛角勢漸小耳
堯臣詩飢上蔡窺髮蘇軾詩卧看飢鼠上燈檠黃庭堅詩鬪穴中伏花間
鼠稍出穴曰道遠險隘難深也鼠首問趨者對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未錄異紅南鼠多
可救否對曰道遠險隘難深也鼠首問趨者對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未錄異紅南鼠多
出交吐廣莞濼州背腹有深毛首問趨者對翼淺黑色多雙伏紅蕉花間採捕者若獲一則未錄異紅南鼠多
人皆買而帶算減一升射得三子一升唐記曹元理算東西國米不差圭合西國差一升乃有大鼠可容
之為婿藥算減一升射得三子一升唐記曹元理算東西國米不差圭合西國差一升乃有大鼠可容
四發視之鼠生三子矣

鼠四

原驕不捕驕驕使使之孟貴必噬淮南子云孟貴採鼠穴社君抱朴子山中稱有牙夜元之詩
鼠有舞官門漢書昭帝時燕有黃鼠街其尾舞於王宮端門中王使吏以酒脯餽之鼠舞不愛行跡世說
牙為撫軍時林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現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饑籠帝文選飢籠夜銜尾
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鼠被害尚不能懷心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板饑籠帝文選飢籠夜銜尾
渡李密將敗也營羣鼠相銜進退其行一前一却故也首鼠兩端漢書首鼠兩端鼠謂之首鼠多
鼠尾以渡於洛經月不絕

鼠同乳朱泚軍中貓鼠同乳雀蛇鼠相鬪景雲間有蛇鼠鬪於右威衛營東
鼠五祐甫曰可巾不可賀

詩唐曹鄴官倉鼠詩曰官倉老鼠大如牛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宋梅堯
臣聞鼠詩曰燈青人已眠饑鼠稍出穴掀翻盤盂響驚聒夢寐輟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蠹癡兒效貓鳴此計
誠已拙王元之竹籥詩曰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有鼠生其中薦食無厭足春筍蠶生犀秋筠折寒玉飲

飽致肥膾優游恣蕃育林密為不覺穴深犬難逐鳳凰餓欲死彼實無一掬惟此竹間籥琅玕長滿腹暖戲綠